

中国的启示

CE QUE LA CHINE NOUS A APPRIS

[法] 安娜-玛丽·拉法兰
让-皮埃尔·拉法兰 / 著
阙四进 范瑜瑜 /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的启示

中国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保持经济活力

中国人口老龄化
趋势
人口年龄
结构
养老金
制度
医疗保障
体系



© 2013 Economist.com

中 国 的 启 示

[法] 安娜—玛丽·拉法兰
让—皮埃尔·拉法兰 / 著
阙四进 范瑜瑜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启示 / (法) 拉法兰 (Raffarin, A.M.) , (法) 拉法兰 (Raffarin, J.P.) 著; 阚四进, 范瑜瑜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012-3956-6

I. ①中… II. ①拉… ②拉… ③阚… ④范… III. ①中国—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5730号

图字: 01-2010-7062 号

书 名

中国的启示

Zhongguo de Qishi

作 者

[法] 安娜—玛丽·拉法兰
[法] 让—皮埃尔·拉法兰

译 者

阚四进 范瑜瑜

责任编辑

杨志芬

封面设计

刘 军

责任出版

林 琦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1230毫米 1/32 3印张 4插页

字 数

54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11月第一版 201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956-6

定 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见证友谊”心相近

中法人民的友谊根深叶茂。

法国历史悠久，出现过巴黎公社社员，有雨果这样为历史主持公道的文豪，有孟德斯鸠这样能辩证界定民主与法制关系的思想家，还曾接纳过我从小就敬仰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

我同法国也有一份情结。1964年1月中法建交后，周恩来总理估计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间为期不远了，因此指示外交部选一批年轻干部多学一门联合国工作语言。我是被选上学法文的五人之一，我的一位法文老师碰巧是戴高乐将军的远亲。若干年后我还真当过常驻联合国大使，与法国同事在地区热点和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上合作愉快。在40多年外交生涯中，我的兴奋点包括希拉克总统向我谈及他对李白的喜爱，以及法国外长欢迎我往访时用红、黄玫瑰在大厅摆出中国国旗图案……

令我特别欣慰的是，法国有许多和我抱着同样信念的朋友在为中法友谊忙碌奔走，其中两位杰出代表就是本书的作者，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和夫人。

2 中国的启示

拉法兰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法国政治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热情推动中法友好。每当中法关系遇到难题，他总会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的建设性作用。

2003年4月北京爆发“非典”疫情，有的外国人不敢冒然来华，而拉法兰却成为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领导人……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对中国的信任。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拉法兰毅然出面谴责破坏者，不久又率团访华，努力修补中法关系。2009年和2010年，他两度率法国青年议员友好代表团访华；2009年底，曾全程陪同我率领的中法友好代表团在普瓦捷等地参观。他常在媒体上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他的博客更是法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他是中法友谊的辛勤耕耘者和守护者。

先生的劳作少不了贤内助的鼎力支持。拉法兰夫人热爱中国文化，坚持学习中文和书法。有了她和丈夫对中国的兴趣和挚爱，才诞生了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本书是他们夫妇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心表白”，是对中国诸多领域状况的生动描绘和深入浅出的叙说。本书也是他们两口子与中国人民的一次心灵对话，从头到尾流淌着对法中友好的殷切关爱。

作者称本书为“一封给法国青年的公开信”。我深信它一定能帮助远在万里外的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年轻人更客观地认识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法友谊。

在舟车颠簸中，读毕本书中文译稿，我兴奋不已，当即把书稿推荐给许多喜欢法国文化的年轻同事去读。

这部“见证友谊”的书增强了我对中法友好世代相传的信心。我猛然想起莎士比亚的第107号十四行诗，觉得其中两行完全道出了我的心声：“动荡和疑虑既获得了保险，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只需要在“和平”之后补充上“友谊”二字，因为中法友谊之树也会永久葱茏。

2010年11月22日于湖南郴州—长沙—常德途中

序　　言

两种经历，同样的尊敬

本书既不是一本科学著作，也不是一本政治著作，只是对内心的表达：我很早就爱上了中国，我想对所有帮助我认识中国的朋友们说声谢谢。首先要感谢李，1970年7月，当时我还是个学生，在香港旅行时结识了李。我们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李递给我他的双筒望远镜，让我遥望广阔的中国大陆，那是“真正的”中国，神秘而遥远，实际上却近在咫尺。

李是我的向导，他了解香港的一切，但是对中国却很少谈及。

如同孩子被禁止跨过小溪一样，对于我来说，中国曾经也是被禁止涉足的，她是那样的难以接近。

距离感

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接触就对这种距离感留

6 中国的启示

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因为这种距离感，使我想去了解中国，毫无疑问也让我由此爱上了中国。我那时就知道，我会回来的。

六年后，杨驰（音译）以中国共青团的名义在北京欢迎德斯坦总统所属政党的青年代表团，我有幸参与其中。

那是1976年，在十六天的时间里，我们访问了中国的许多城市，途经上海、哈尔滨、沈阳、北京、无锡……

这次访问有两个原因让我铭记在心：一是情感上的原因，二是客观上的原因。

时值文化大革命，我们遇到很多中国老百姓，他们经常举止激烈，言辞激动，但眼神里却充满了沮丧和不安。但有一部分中国人仍然很幸福，他们对许多事情一无所知，狡黠而淘气……这就是孩子们。尽管街巷里的气氛时常很沉重，但孩子们会自发地打乒乓球玩，还把球拍递给外国人，看起来对赢得一场国际比赛充满了信心。我一直记着那些热情的微笑，明亮的眼眸，还有那真挚的情感，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并且在此后的岁月里，我多次有过相同的感受。

三十五年的观察

1976年的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是如此激动人心，让我可以在日后逐渐形成对中国发展比较客观的认识。实际上，西方人中很少有人能在三十五年的时间里经常访问中国。西方旅行者只是通过偶尔的旅行来评判中国。但我不想去看

做任何评判，我只是在对比。在2010年，我回忆起了1976年。我对比着城市，对比着火车，对比着医院，对比商场，对比学校，对比各个省，对比人们的目光和微笑。

现在我可以说明，今天的中国已经重新回到19世纪曾经失去的世界强国的地位。从年轻时的那次旅行开始，我来过中国几十次。我辗转于中国的许多城市，从天津到深圳，从西安到杭州，从南宁到武汉，从广州到长沙……我们一直记得那些河流、山川、庙宇、殿堂、高塔、湖泊，以及那一张又一张的面孔，其中一位中国小姑娘的照片就挂在我们巴黎家中的餐厅，我们每天都看得到。1988年，我四十岁时成为普瓦图—夏朗特大区最年轻的一任主席，一干就是十八年。我非常荣幸促成普瓦图—夏朗特大区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结为友好城市。在伙伴关系框架内，许多交流活动已经展开。后来，我还对中国进行了六次正式访问，其中两次是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理访问中国（2003年和2005年），还有四次是陪同希拉克总统和萨科齐总统（分别是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10年）访问中国。此外，我还多次完成了国家的任务，以捍卫我们两国的友谊。2003年的访问在我与中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而且亲密的关系。

抗击非典，友谊的誓约

2002年，中国遭受了一种名为“SARS”的奇怪病毒的猛烈袭击，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俗称“非典”）。这种病毒攻击人的肺部呼吸系统，具有很强的致命性。它从

中国南方迅速传播到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中国。由于这种病毒，北京曾陷入数周的瘫痪状态。

这种情况在其他大洲也如出一辙。特别是在法国，人们的忧虑在迅速增加。与所有恐慌性事件一样，恐惧战胜了理智。2003年初，多位原本计划前往中国访问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迫于时局的压力，都取消了正式访问。依我看，这是犯了双重的错误：国内政治的错误——给国内民众以病毒不可控制的错觉；国际政治的错误——伤害且失信于中国。

尽管有医生的劝告，但在征得我夫人的同意后，我毅然决定应温家宝总理的邀请如期访华。我看到了正在与病毒斗争的中国人民，那一刻，我明白了这样伟大的人民最需要的是友谊，而不是怀疑。面对这场危机，政府部门最初似乎在犹豫，但很快迅速反应，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通过这样一个机会，我与那些抗击非典的人们结下了友谊的誓约。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法国同胞们在北京的一所酒店为我举行了欢迎宴会。对于他们来说，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不公平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他们都很高兴又一次看到，法国向中国传达了一种不同的信息——在困难时刻的一份信任。在许多场合下，缺席就意味着放弃。在法国，我们有一种说法：“友谊很好，见证友谊更好。”自那时起，从与我热情拥抱的胡锦涛主席到每一个我们所遇到的人，以及所有在他们的家里、他们的商店、他们的农田或者他们的公司欢迎我们的人们，中国人的感激让我深切和由衷地感动。

戴高乐、德斯坦、希拉克，一条伟大的友谊纽带

在经历这些事件后，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经常是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老朋友们的邀请，还有的时候是法国的一些企业——既有大企业，也有小企业，请我协助他们与中国企业的合作项目。一些作家、音乐家、建筑家、画家、雕塑家……也时常是我旅行中的同伴。2010年初，我非常高兴让一批巧克力艺术家来认识中国，一批优秀的小企业主在上海组织了首届巧克力沙龙，以美食为中心汇聚许多企业到这里。

当然，反过来，在巴黎，在我所在的普瓦图地区——未来影视城的所在地，或在法国其他地区，我也接待了许多希望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法国的中国代表团。我的朋友——中国驻法国大使知道，他可以经常安排我与中国的客人和朋友们见面。我所参与的众多旅行、研讨会、演讲、讨论会、参观访问和宴会都给我带来了许多幸福，特别是我们与15名法国青年领袖一起参与组织的一个活动，在此过程中，我也得以向他们展示了中国很多美好的现实情况。五名参议员、五名众议员和五名公民社会的女性领导者已经参与到由“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组织的为期两年的一个项目中。这些年轻人在广东讨论核电，在长沙讨论刺绣，在深圳讨论通信。他们还参观了安徽省，登上了黄山。他们来到上海，对上海世博会大为赞叹。他们已经在倾听中国，了解他们有幸在企业、实验室、街巷和乡村里所结识

的中国民众。

将我对中国的兴趣和对中国人民的眷恋传承给肩负法国前途的下一代青年，这是我最热衷的工作之一。就像戴高乐将军、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和雅克·希拉克总统将他们对中国人民和对中国文化的热忱传递给我一样，如此不同寻常的主题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我担任雅克·希拉克总统的政府总理期间，我经常感到，他像老师面对学生那样与我侃侃而谈的唯一主题就是中国文化。从戴高乐将军开始，一条友谊的纽带已经在中国和法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来，每位领导人都与新一代领导人分享着他们对中国的兴趣，甚至是热爱。

我是这条纽带上的一个环节。今天，我非常乐意承担这项任务：让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实现状敞开视野和心扉。

一本四只手完成的书

安娜—玛丽是我的夫人，她也向中国敞开了心扉，下面我把笔交给她。

我与中国的初次接触始于2002年，当时是与让—皮埃尔在总理府接待来访的中国总理和夫人。在那之前，中国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文化丰富，但仍停留在过去的国家。从那次会面开始，中国向我展示了现代化的面貌。我曾陪同中国代表团参观法国乡村——巴比松，那里是19世纪法国印象画派的诞生地。我从未忘记我

们之间的那次交流，我们的感受相似，我们的情感相通，我们自由地讨论，分享快乐，彼此真诚地接近。

另外，多次在巴黎接待中国代表团，以及与让—皮埃尔多次访问中国的经历更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也加深了我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喜爱之情。在每次活动中，我都试图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了解中国的艺术和哲学。

我对中国的好奇心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我决定开始学习她的语言，学习写汉字和说中文，我希望能深入到她的内心深处。三年来，我在巴黎的中国文化中心上课，经常由衷地发出赞叹！我希望好好地学习中文，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与我的老师们深入和经常性的交流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文化圈，也就是欧洲文化。语言的列车带我徜徉于中国文化和自己所在的欧洲文化之间。

你们看，安娜—玛丽和我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认识中国，但我们的兴趣是一样的，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热情。我们不是博学之士，亦非汉学家，我们仅仅是一些见证人而已。在这本书中，我们试图结合我们的经历，融入我们的分析，进而深入到“我们从中国学到什么”这一主题。

本书采用第一人称方式来写，因为这是一本由一对夫妇出于激情而写成的书，于是，我们决定交替执笔写作。

我们总是在一起讨论我们对中国的感受，我们试图一起寻找到我们对这个大国充满兴趣的原因，这种兴趣或许

是不同的，然而可以分享的。

在对八个让我们喜欢中国和中国人原因达成一致后，我们发现了世界应该了解中国的八条信息，以及八点我们从这个友邦所学到的知识。本书不打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宏观的评价，那样庞大的任务似乎有些自命不凡。说实话，我们也并不喜欢一个外国人对法国的缺点长篇大论。在这本书中，我们只截取了我们认为重要、并且法国年轻人应当知道的关于当代中国的信息。

我们的书首先出版的是中文版。实际上，这是一封我们写给中国朋友们的信，一封关于我们对他们的理解的信。我们希望书中的信息可以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和讨论。接下来，我们将出版此书的法文版，主要是面向我们的年轻一代，他们应该从现在开始思考他们的未来。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文化是“人类经验的另一极”	1
第二章	统一是政治价值之母	7
第三章	未来向充满信心的人微笑	13
第四章	新的增长将来自中国	27
第五章	健康是人民的最大福祉	39
第六章	节日是人情味的美好表达	45
第七章	交流是一门艺术	57
第八章	多极平衡确保世界和平	65
结束语	友谊，我对未来的感受	77

第一章

中国文化是“人类经验的另一极”

外国人在中国的第一发现不是物质性的。古老而博大的中国文化总是令人敬佩，它与欧洲文化的不同之处也跃然眼前。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这种体验是全新的。在美国、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欧洲的思想并不陌生。历史上他们曾有广泛交流和融合。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对外国文化或多或少有所接触。而中国的汉语、汉字、中国人的相貌和思想都与西方人所经常看到、听到、想到和理解的有所不同。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发展程度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法国的大哲学家、优秀的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曾对我说：“对于那些想跳出欧洲思想，并希望找到与欧洲思想同样完善、开化和系统的思想的人，似乎只能去中国。”对于我们而言，从小接受的是希腊—罗马文化，中国文化构成了“人类经验的另一极”。